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第八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婦癡人可憫

卻說周氏被打四口鞭背，哪裏就肯招認，當時呼冤不止，向著堂上說道：「太爺是一縣的父母，這樣無憑案件，就想害人性命，還做什麼官府！今日小婦人願打死在此，要想用刑招認，除非三更夢話。‘鋼刀雖快，不斬無罪之人’，你說我丈夫身死不明，告了陰狀，這是誰人作證，他的狀呈現在何處？可知道天外有天，你今為著私仇，前來誣害，上司官門，未曾封閉。即使官官相護，告仍不準，陽間受了你的刑辱，陰間也要告你一狀。誣良為盜，尚有那反坐的罪名，何況我是青年的孀婦，我拚了一命，你這烏紗也莫想戴穩了。」當時在堂上哭罵不讓。狄公見她如此利口，隨又叫人抬夾棍伺候，兩旁一聲威嚇，「撲咚」一聲，早將刑具摔下。周氏見了，此時仍是矢口不移，呼冤不止。狄公道：「本縣也知道你既淫且潑，諒你這周身皮膚，終不是生鐵澆成。一日不招，本縣一天不松刑具。」說著又命左右動手。此時那些差役，望見周氏如此辯白，彼此皆目中會意，不肯上前。內有一個快頭，見洪亮也在堂上，趕著丟了個眼色，兩人走到暖閣後面，向他問道：「都頭，昨日同太爺究竟訪出什麼破綻，此時在堂上且又叫人用刑。設若將她夾死，太爺的功名，我們的性命……怎麼說告陰狀起來，這不是無中生有？平時甚是清正，今日何以這樣糊涂？即是她謀害親夫，也要情正事確，開棺驗後，方能拷問。都頭此時可上去，先回一聲，還是先行退堂，訪明再問？還是就此任意用刑？你看這婦人一張利口，也不是恐嚇的道理，若照太爺這樣，怕功名有礙。」洪亮聽了這話，雖是與狄公同去訪察，總因這事相隔一年，縱無有人告發，不能因那啞子就作為證據，心內也是委決不下，只得走到狄公身邊，低聲回了兩句。狄公當時怒道：「此案乃是本縣自己訪得，如待有人告發，令這死者冤抑，也莫能伸了，本縣還在此地做什麼縣官！即然汝等不敢用刑，本縣明日必開棺揭驗，那時如無有傷痕，我也情甘反坐，這案終不能因此不辦。」說著向周氏道：「你這淫婦，仍是如此強辯，本縣所說，你該聰明，臨時驗出治命，諒你也無可抵賴了。」當時先命差役，將周氏收禁，一面出簽提畢順的母親到案，然後令值日差，到高家窪安排屍場，預備明日開棺。這差票一出，所有昌平的差役無不代狄公擔驚受怕，說這事不比兒戲，雖然是有可疑，也不能這樣辦法，設若驗不出來，豈不是白送了性命。不說眾人在私下竊議，只說那個公差，到了皇華鎮上，一直來到畢順家門首，已是上燈時分，但見許多閒人，紛紛擾擾，在那巷口站住說道：「前日原來狄太爺在這鎮上，我說他雖是個清官，耳風也不能靈通，現在既被他看出破綻，自然徹底根究了。那個老糊塗，還在地上哭呢，這不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？但是狄太爺也不能因這疑案，就拷了口供。照此看來，隨後總有大發作的時節。」彼此正在那裏閒談，差人已到巷口，高聲唱道：「諸位人可分開了！我們數十里跑來，為了這件公事，此時擁在這裏，也無意味，要看熱鬧的，明日到高家窪去。」說著分開眾人，到了裏面，果見那老婦人嘴裏哭道：「這不是天落下的禍！昨日當他真，要他起這風波何事？我明日也不要命了，進署同他拚了這條老命。」那個差人走了上去喝道：「你這老人，好不知事，太爺為好，代你兒子伸冤，你反如此說！你既要去拚命，可巧極了，太爺現在堂上立等回話，就此同你前去，免得你媳婦一人在監內。」說著將她拖去，要進城去。畢順的母親，見又有差人前來，正是傷心時節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揪著他的衣領，哭個不止。說道：「我這家產物件，也不要了，橫豎你這狗官會造言生事，準備一命同他控告，老娘不同你前去，也對不起我的媳婦。」當時就出了大門同走。那個差人，見他遭了這事，趕著向何愷說道：「我們雖為她帶累，跑了這許多路徑，但見她這樣，也實不忍，這個小小戶門，也不容易來的，哪樣物件，不用錢置？你可派兩個夥計，代她看管一夜，也是你我好事。」何愷當時也就答應下來，見他兩人，趁著月色，連夜的前去。

到了三更以後，已至城下，所幸守門將士，均是熟人，聽說縣裏的公差，趕緊將門開了，放了兩人進去，此時狄公已經安歇。差人先將畢順的母親帶入班房，暫住一夜，次日一早，等狄公起身，稟報已畢，隨即又升坐大堂，將人帶上。狄公問道：「你這婦人雖是姓畢，娘家究是何姓？本縣前日到你鎮上，可知為你兒子的事件？只因他身死不明，為汝媳婦害死，因本縣在此是清官，專代人伸冤理枉，因此你兒子告了陰狀，求我為他伸冤。今日帶汝前來，非為別事，可恨你的媳婦堅不承認，反說本縣有意誣她，若非開棺相驗，此事斷不能分辨。死者是你的兒子，故此提你到案。」畢順的母親聽見這話，哪裏答應，當時回道：「我兒子已死有一年，為何要翻看屍骨？他死的那日晚上，我還見他在家，臨入殮之時，又眾目所見。太爺說代我兒子伸冤，我兒子無冤可伸，為何亂將我媳婦拷打？這事無憑無證，你既是個父母官，就該訪問明白，這樣害人，是何道理！我娘家姓唐，在這本地已有幾代，哪個不知道是良善百姓。要你問他則甚，莫非又要拖累別人麼？今日在此同你說明，不將我媳婦放出來，我也不想回去了。拼我一命，死在這裏，也不能聽你胡言胡語，害了活的又尋我那死的。」說著在堂上哭鬧不止。

狄公見她真是無用老實的人，一味為媳婦說話，心裏甚是作急，說道：「你這婦人，如此糊塗，怪不得你兒子死後，深信不疑，連本縣這樣判說，你還是不能明白。可知本縣是為你起見，若是開棺驗不出傷痕，本縣也要反坐。只因那死者陰魂不服，前來告狀，你今不肯開驗，難道那冤枉就不伸了？本縣既為這地方官府，不能明知故昧，準備毀了這烏紗，也要辦個水落石出。這開驗是行定了！」說著令人將她帶下，傳令明早辰時前往，末時登場。當即退堂，到下書房裏面，備設詳文，申詳上憲。所有外面那些差役人等，俱是猜疑不定，說狄公魯莽。無奈不敢上去回阻，只得各人預備相驗的物，過了一夜。

次日天色將明，眾差役已陸續前來，先發了三梆，到大堂伺候。到了辰時，狄公升了公堂，先傳原差並承驗的伴作說道：「這事比那尋常案件不同，設若不傷，本縣毀了這功名是小，汝等眾人也不能無事。今日務將傷痕驗明，方好定案治罪，為死者伸冤。」眾差領命已畢，隨即將唐氏周氏二人，帶到堂上。狄公又向周氏說道：「你這淫婦，昨日情願受刑，只是不肯招認，不知你欺害得別人，本縣不容你蒙混。今日帶同你婆媳，前往開驗，看汝再有何辯。」周氏見狄公如此利害，心下暗說道：「不料這樣認真，但是此去，未必就驗得出來，不如也咬他一下，叫他知道我的利害。」當時回道：「小婦人冤深如海，太爺挾仇誣害，與死者何乾。我丈夫死有一年，忽然開棺翻亂，這又是何意見？如有傷痕，婦人自當認罪，設若未曾傷害，太爺雖是個印官，律例上有何處分，也要自己承認的，不能拿著國法為兒戲，一味的誣害平人。」狄公冷笑一聲，不知說出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